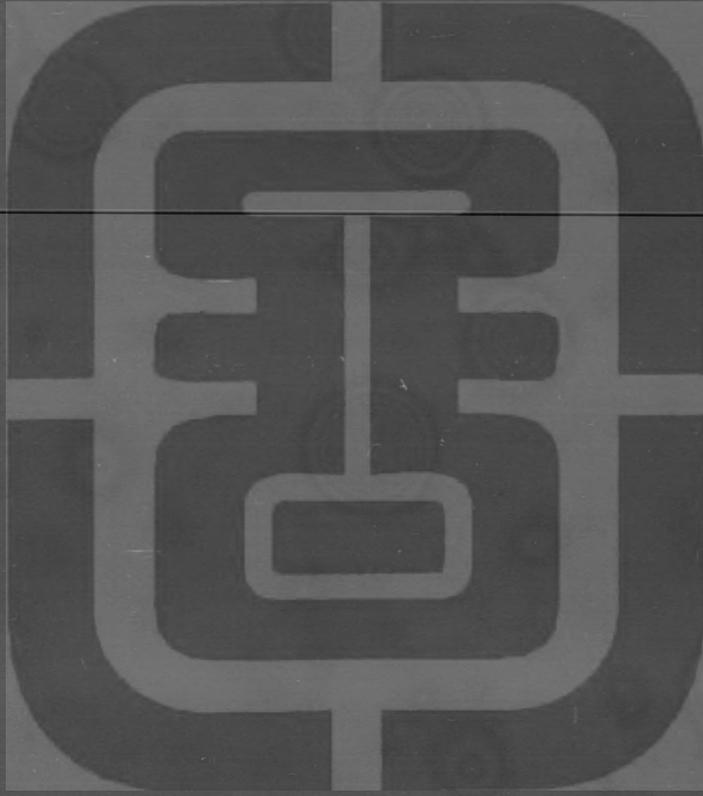


唐書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第三十

唐書一百五

唐書一百五 褚奉 救 撰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
長春官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
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
謂无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
公所以細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
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
問无忌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
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无忌陰召

房玄齡杜如晦定計无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卽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卧内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歎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

矣因普示羣臣曰朕子幼无忌於我有六功視之猶子也疏開親新聞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无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字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讓詔答曰黃帝得力救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

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无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况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克剪多難清寓內盖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无忌等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无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房玄齡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

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褒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灃州刺史國於鄆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无忌等辭曰群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耶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无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卽投牀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

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卽謝王乃拜
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荅曰王以仁孝聞天
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
无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五品自此始帝又
欲立吳王恪无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
傅官聽罷太子太師遙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
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
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
所失帝曰朕翼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
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

儉有辭善和辭人酒杯沐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
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
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
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
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
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
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摠兵攻戰非所善
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无忌頤无忌哭
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
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

宮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即位是爲高宗進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因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爲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已劾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

曰將安人構間殆不共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柰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姦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卽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爲戎首遂亡隋願陛下决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曰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

殺良史不以爲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
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
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
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
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冲等於嶺外從弟渝
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
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
之順等即黔州暴訊无忌殺繯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族
弟思于檀口大抵其親皆誦徙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

以天下安危自在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
拱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旣二后廢立計不
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
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无忌自作墓
昭陵坐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
太尉无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爲猗氏令无
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爲晉王敞以庫直從畋驪山王
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卽位頗
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禦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
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

歲私給稟償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
陪葬昭陵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為周大司徒薛國公操
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
史從秦王征討嘗侍旁與聞祕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
于汲操為醜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
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為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
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謚曰安葬給鼓
吹至虞罷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為韓瑗妻无忌得罪
詮流雋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
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為涼州

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
懼持滿才能仇已追至京屬吏訊榜色不變曰身可殺
不可枉吏代為占死獄中无忌族叔順德

順德仕隋為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為高祖親厚
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
結隊按屯大將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
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跳追桃林
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
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俄以受賕為有
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

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爲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宇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頽然醉遂召爲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

使弔之贈荊州都督諡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趨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

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
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
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
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
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
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
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
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
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
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

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
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東賢者保傳之夫事人
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
帝嘗恠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
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亾之漸
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
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
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
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竝任刺史陛下誠
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

人則家勞劬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淪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

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侂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侂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王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鷄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竝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

唐傳三十一
以爲餘寇不可無酋長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負抱之恩
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旣開許爲御北門受獻
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
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
擊之不能盡亦猶可北敗芮芮興突厥亾延佗盛是以古
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
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
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
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諸譬諸身
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

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
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旌雲朝唾手可取昔疾君集
靖皆庸人爾猶能極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
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
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
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
省進黃門侍郎叅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
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郟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
支所貢不臣之筐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旣平高昌
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誦諍不可帝志取西域真其言不

唐文傳卷三十一
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
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
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
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
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
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
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母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
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時吏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
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武

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
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
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
先帝旣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
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
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
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
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耳
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
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

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貴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歿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互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卽奏請卽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無忌請卽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

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比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寔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

遂良曾孫瑒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瑒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屬二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

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史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况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况被遷

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孛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甫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甫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之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

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爲之兼崇賢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帝

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守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妣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竊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貞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卽有食夏不奪

蠶工卽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
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頗擾故濟對及之二
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
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絀刑罔蒙赦
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馳賊沒焉年五十三贈楚
州刺史給靈輜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
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
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
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
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

云濟異母兄恒上元中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等
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
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
尉李勣爲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甚
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
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
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
得寢童懷太子之廢盡赦官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

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璉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璉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坻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絕其

交游後亾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琰

義瑗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瑗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瑗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柰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瑗再使亦坐召之義瑗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瑗恐流徙不

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綰爲柏人令
有仁政縣爲立祠人由是畏之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
爲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服寢工文詞涉
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
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豪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卽
位爲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
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
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遙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
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効之謂

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
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道士行狀勝中人
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皇后
專恣海內失望空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
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
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
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
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
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
芝女中宗時爲昭容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

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
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及天
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辰胙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
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堯濟
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
褚不諧死劉洎其感德可少訾乎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第三十

杜二崔高郭趙楊盧二劉李孫邢列傳第三十一 唐書一百六

宋 祁 奉 敕 撰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
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歆美調武騎尉太宗素知名表
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
帝勞者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婭故
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俄遷給事中
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
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
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

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曰帝爲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
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
犯吾鱗裨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
也各賜帛有差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
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
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它日又言
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僞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
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
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
言卿其以是時太子冀裨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

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
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從
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
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
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再貶交州都督太
子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
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度
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已通貴
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
族也晚附正倫同撫義府釁缺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

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爲橫州刺史流友益峯
州正倫卒於貶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
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不冠正倫
旣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旣鑿川流如血閱十日
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
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
進無子以兄子志靜爲嗣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
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爲黜令與徐敬業
舉兵爲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

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牁反咸監軍出討

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伺之
時旱暑風熾咸縱火諫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
酋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爲汾州長史開元中爲河北按察
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陽陵人仕爲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
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
溫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爲言乃止知溫固
請䟽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
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
衆孳夥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入

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圍不設備羌怪之不敢
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窮追取
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復深草木荒延萬分一
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
事圖私利邪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脩國史永隆初
以秩卑特詔同門下三品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
七贈幽州大都督謚曰忠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諤
之爲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戶二百終
少府監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
等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

裴行儉之破突厥斬泥孰訇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
襄尉將七佐行儉平夷寇有功終戶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丞
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擢秘書郎弘文館直學
士嘗覆弈誦碑無謬者三遷蘭臺大夫孝敬在東宮與司
文郎中賀欽司經大夫王真儒並爲侍讀得告還鄉里嘆
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移病去俄拜壽州刺史其治
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旣乃錄獄訟考
耕餉勤墮以爲常遷正諫大夫黃門侍郎儀鳳初進同中
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知溫劉景先修國史

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蒞久之罷爲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
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槩授
右散騎常侍請致仕聽之卒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諡曰
定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
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
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
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
之來早顯而未躋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
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
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旣仲覽卒而濟等益顯

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
而嗣少弱蔣侯宦不達後且與子慎終遠安尉其子繒往
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
子洌渙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
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挺之
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栢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
洌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歷中書舍人弘
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
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

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真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
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
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
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
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
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
專國罷爲國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
皆爲周興所誣構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喪毋事
父篤孝通書傳任隋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

白爲詹事府主簿太宗時預論撰錄勤繇太子舍人進黃
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出爲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
庶父子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奉
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官俄拜光州刺史
永徽初入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是宰相弘文館學
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孝諸儒更詰辨隨問酬悉舌無
留語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
馬一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爲學士卒年八十二謚曰宣弘
安亦終國子祭酒曾孫矜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

唐書傳三十一
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牙緋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爲歛
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來其喪不得野哭再
閱旬卜人秦訥爲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
道之右南有賚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
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於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
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爲出涕云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爲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姓
魏末徙爲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
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召廬江
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敦禮不爲言太宗壯之

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遷兵部侍郎
出爲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詔撫輯回紇鐵勒部姓
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
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
禮通知四夷情僞其少慕蘓武爲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
明允會事機永徽四年拜侍中監修國史累封固安縣公
進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
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爲定襄都督
府司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爲舉哀東雲龍門賻
有祕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昭陪葬

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尚書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雅與玄感不協咸表其必亂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卽位以素有功于隋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爲崑丘道副大總管破處密殺焉耆王降馭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會

帝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滕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謚曰質弟弘武

弘武少修謹永徽中累爲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荊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余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他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謚曰恭三子元亨元禧元禕

元禧爲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

奏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資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並至刺史

纂字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爲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謁長春宮遷累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爲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過誤當宥乃免後爲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進黠吏度時舞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謚曰恭纂從子昉武后時爲肅機字

文化及子訴治先蔭昉未食未郎判遽曰肅機而未食肅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思道之孫父赤松爲河東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部郎中終率更令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襲爵貞觀初爲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爲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

自信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高宗永徽時坐事貶簡州司馬閱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湯泉故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拜刑部尚書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臨終誠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歛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椁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謚曰定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弟承業承泰承業繼爲雍州長史尚

書左丞有能名

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曰長安尉盧懷慎休光萬年尉李义崔湜咸陽丞倪若水蓋屋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爲通顯巨人及拜幽州刺史而張守珪隸果毅齊卿厚遇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踰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從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爲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

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
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
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
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爲宜
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
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旣世職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六事一
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
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
有司試叛爲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
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

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二千四百六十五員大
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二十年存者略盡若
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
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
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爲官擇人
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求徵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
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序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勵之
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
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按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
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

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
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
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
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恥前
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尚書政本人物
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中書令
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敝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
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
伯每覆大獄必歔歔累嘆奏決日為再不食詔巡察關內
道多振寬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

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坐與上官儀善罷
為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
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
省九卿為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坐用九卿無乃
徇古名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元禮亞獻祥道
終獻禮成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祿大夫致
仕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宣
子齊賢襲爵繇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
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捕取帝曰
齊賢豈捕鷄入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遷黃門侍郎脩國

史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為侍
中辨炎不反后怒左遷普州刺史道貶吉州長史永昌中
為酷吏所陷繫州獄自經死沒其家建中三年贈太子太
保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
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中員外世以為
罕

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為常袞廬祀所
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烈表為元帥判官德宗居
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
書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才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初以

疾自乞罷為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李敬玄亳州譙人該覽群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
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祕書讀之為人峻整然造
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
遷古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敏才敬玄委以
曹事仁禕為造姓曆狀式銓簿錯鍵周密病心大勞死敬
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浸多惟敬玄居職有
能稱性彊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
諭書判參舛及殿累本末無少繆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

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賊抵罪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爲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祕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蓋振率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遷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特異由是有○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逞憾故疆臣以不能帝厭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

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撫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部州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清海使劉審禮爲先鋒鏖虜敬玄按軍自如審禮戰歿尚首鼠不進乃頓承風嶺又阻溝淖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戰湟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旣入見不引謝即還府視事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贈兗州都督謚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二子思冲守一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郛令孫紳別傳敬玄弟元素爲武

德令刺史李文暕橫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以獻官屬無敢
諫元素固爭文暕爲少損更以私財助之延載初繇文昌
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武懿宗所構與
綦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貌魁秀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
基討淮賊手劔賊酋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
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擊劉
武周因判并州摠管府司馬裴寂失律齊王元吉棄州遁
德威摠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爲武周所獲使率
本部徇地涪州 巨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改彭

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
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
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
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寔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
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
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
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
齊州按齊王祐獄還半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
河南兵經畧之會母喪免旣除爲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
官年七十一 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襄陪葬獻陵德

威於閨門友睦爲人寬平生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
藏南其盛畧之會母喪其親與同陳史亦類三平卒

子審禮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隨末大亂道不通審
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
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
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
行路咨嘆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
事繼母尤謹與弟延璟爲聞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
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遷工部尚
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副中書令李

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與戰敬玄逗撓不前審禮敗爲虜
執其子尚乘直長殆庶及延景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
詔審禮徇忠以沒非有罪宜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
之旣至而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
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審禮贈工部尚書謚曰
僖

延景字冬日終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
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爲酷
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爲長史
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

唐書列傳三十一
禍死天下寃之

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爲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

審禮從弟延嗣爲潤州司馬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爲宗族羞敬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錄忠當叙以裴炎近親裁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黜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咨嘆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中書令杜正倫請增舍人貞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譔勞數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爲少司成以老致仕卒子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硎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佺氣褫乃給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選人謝大酺大酺曰審爾願出天子賜明不欺佺孳聚軍中幣萬餘匹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

萬仨以梯同見獲送默啜所殺之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真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即減膳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絲發揮天資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荅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陛下恩旨不許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少

乖嚴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中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柰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乎人心好風俗末世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宗

秦客以姦賊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它使者至
文偉內悸自經死

高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祕書省正字弘
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統兵
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擢朝散
大夫爲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爲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
及融謀舉兵令黃公讓見子貢推爲謀主書疏往返因結
諸王內應謀泄坐死

列傳第二十一

傳呂陳列傳第三十二 唐書一百七

宋 祁 奉 敕 撰

傳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
茲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
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爲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免徙扶風
高祖爲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
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耻以術宦薦奕自代奕遷令與
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爲恨於是人多儉仁罪奕遽且忿
時國制草具多仍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
言龍紀火官皇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公禹弗行舜政

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
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
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滯美
者吹冷壘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
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
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
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
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
不可不監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

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為然亦獨是之為衆沮訛不
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
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
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
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
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
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
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
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
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

褒姒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嫉妃嬙陽讒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荅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奕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名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柰何弈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弈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爲吾死當俾葬弈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弈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
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
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
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
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
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名問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
問才退一昔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
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
益拘輿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
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但

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
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
故剡其三篇卜宅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
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
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
也以爲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
王爲商武庚爲羽是以旨相諧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又
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
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
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寔多然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郤雍

曹滕畢原鄴郇本之姬姓孔殷宋華向蕭毫皇甫本之子
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爲配宮商哉春秋
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
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官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
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
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
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豈建祿而後吉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
災乎皇天無親嘗與善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
命勦絕宋景脩德妖星退舍學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

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卒非俱犯三刑而
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郡炎火不
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天壽異
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
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借驛馬
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尪弱
矧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頽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
踰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秦莊
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是歲壬寅正月
命借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刑身尪

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言又
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
歲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
四辰法少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
三不驗後魏高祖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
爲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尅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
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
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
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
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

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
其孫劬瘠皆篡逆幾失宗桃五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
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
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
遷不可知石泉頽齧不可常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
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
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
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
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

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木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巳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鄉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壘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壘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壘恐文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

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脩促子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有後於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

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
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
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
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
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欺徼幸於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
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
服避送其親詭斃禮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方域圖
及教飛騎戰陳圖屢稱旨擢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
大夫卒生平預修書及著述其多子方毅七歲能誦經太
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爲右衛鎧曹參軍母喪以
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祭路隅
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
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皆歲
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
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飾
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
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
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屯
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宙

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
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
遭荒饑百姓荐飢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
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
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
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
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興數萬之軍
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鏹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
有秋彫眊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揚旌
叫嘯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梓蒼梧禹葬會

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邪示無方也周乎王漢光武都洛
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
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
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詹鉅萬之倉洛口
備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
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
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
學卽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
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

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
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天德使人樂
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
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
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
武創業誠信忠厚加於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
方和而幽厲亂帝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
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

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
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足崩
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地之際先師之說
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
思欲求大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
攬元符東封大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
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
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
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
二十四氣入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

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世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廼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管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朞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於此得

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未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疆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

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敝
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
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
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
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
天下益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
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
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
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
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

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
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狂
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
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
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
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
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
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
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
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

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
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
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
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
姓疆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
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掎角亡
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
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
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
家親信之思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

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
破旣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
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
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
其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
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
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饑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
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夫
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
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其涼以往躋以待陷後爲

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
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興此國家大機不
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
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
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
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罅故
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
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饑是
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
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

東侵者繇其涼士馬疆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
少不足以制賊後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
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
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
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
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
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
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
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獍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
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

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廼欲建
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
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
女啖蜀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
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
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
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
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
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
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

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
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
蕃寇松州天子爲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
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
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尫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
不敢當若西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
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
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
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弊
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

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與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

大赦溲蕩群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鈎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愴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

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禘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

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狗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

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耻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

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每歲會其家次每哀慟聞者爲涕滂縣令段簡合其家門其欲言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拒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二十四子昂資褊躁然擊鼓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兢房融崔泰之盧藏用元曼厚唐與文章承徐度等天下祖尚子昂始變蓬蒿初爲感遇詩二十八章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言友子昂所論著當世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南學堂至今

猶存子光復與建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雷行位等是

王無道字仲列世徙東萊太守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有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樂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改守曹掾宰相示楚客揚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噫尚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詆權幸出為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常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挾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徙居汲元少負志略好論辨來游雒陽士爭慕嚮所以造謝皆縉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什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間崔璩等共謚昭夷先生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漫之也聾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震子昂之于言其聾聾歟

列傳第三十二

唐書列傳三十二

劉裴婁列傳第三十三

唐書一百八

宋

和奉

敕

撰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在撫大使任環上疏有所論奏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隋豪縱征法縣莫敢屈仁軌幼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氏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歛未訖

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道安仁軌見其橐為竄定數言環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為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露足百

嘉靖十年刊

穀熾茂收纒十二常日糞
巴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

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
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

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
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為李

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
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

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
白衣隨軍初蘇定方既平百

濟留即將劉仁願守其城
衛中即將王文度為熊津都

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
以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

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
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

文度之眾并發新羅兵為
攻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

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
心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

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
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

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
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

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
一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
爭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

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
爭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

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
士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

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
一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

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
一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

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
以攜勢不支又宜堅守伺變以

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
一請益兵時賊守真峴城仁軌

嘉靖九年刊
百濟書卷之二十一

夜督新羅兵薄城板堞比口明入之遂通新羅鑿道而豐果
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口接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
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口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
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口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
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口城賊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諸
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頴及口公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
扶餘隆繇熊津白江會之口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
百艘海水為丹扶餘豐胘口身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餘忠
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口降獨酋帥運受信據任存城未
下始定方破百濟酋領沙口叱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

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次即
給鎧仗糧糈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
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
訖拔其城運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
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殪屍如莽仁軌
始命瘞埋弔祭焉葺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
堰賑貧貸乏勸課耕種為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
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
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能帝歎賞之趨
進仁軌六階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賚妻子爾璽書

褒勉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
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
皆不甄敘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
避免所募皆儻少寒備無鬪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
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爲熊津
都督時劉仁願爲卑列道摠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
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
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
留舊兵畢獲等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但
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臣之節也因

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此是以仁願爲不忠始仁軌任帶方
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
其故荅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太
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僭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
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縣
男總章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俱江道摠管副李勣
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俄召爲
隴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咸
亨五年爲雞林道大摠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絕瓠蘆河
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

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柱里俄拜尚書左僕射
兼太子賓客仍知政事吐蕃入寇命爲洮河道行軍鎮守
大使永隆二年加太子少傅數乞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
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
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
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因陳呂后祿產禍敗
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齎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
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詔百官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
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貴顯不
自矜踞接舊如故布衣時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

背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
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旣執政薦爲司
元大夫然官由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
洮河奏請機急多爲中書令李敬玄所卻仁軌乃表敬玄
爲帥以代已果覆其衆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郎將
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
人知邪曰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
子濬官太子舍人垂拱中爲酷吏所殺中宗卽位以仁軌
有東宮舊再贈司空濬子晃開元中爲給事中表請立碑
追謚曰文獻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自王世充所謀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謚曰忠行儉幼引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祕議大理袁公瑜擿語昭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戴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

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並受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玄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旦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磔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

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匄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匄道獲遮匄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匄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

授二職卽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温傳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伋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

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徒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
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管所水深丈餘衆莫
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
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
僞可汗泥熟匄爲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領奉職
而還餘黨走狼山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
溫傳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
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傳自効行儉祕
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堠惶駭行儉曰此
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

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
崔知悌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
言伏念爲程務挺張虔勗脅逐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
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封聞喜縣公
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
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車薄叛復爲金牙道大
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詔皇太子遣
官護視家事子孫能自立乃停中宗卽位再贈揚州大都
督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祕愛其
法賚物良厚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

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又爲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傳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勳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普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爲世名將儉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

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匄獲環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碼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產血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泊麾下數日輒盡于光廷

光廷字連城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爲御正甚見親寵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坐貶郢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游雖驟歷臺省人未之許旣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玄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

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詔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二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爲大贄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黃門侍郎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播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

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廷謝所以規諷意光廷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脩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爲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廷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爲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求人_{不以資考爲限}所請_被惟其才往往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_{詮品}枉_接光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

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
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
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蕭少回輕重不平及卒嘗奏一切罷
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值資格非獎勵
之誼諡曰克平時以爲希出尚意帝聞特賜諡曰忠憲詔中
書令張九齡文其碑○子積以蔭仕累遷起居郎開元末
壽王瑛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積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
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積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
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上
不拜俄授祠部員外郎卒○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

民墾田二萬畝以治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
卒謚曰節子均○均字君齊以明經爲諸暨尉數從使府
辟硜硜以才顯張建封鎮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
淮蔡叛建封扞賊均參贊之以勞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
遷累膳部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拜荆南節度使
劉闢叛先騷黔巫脅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千逆擊
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
人竇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臥內自謂待已至厚徐觀
後榻有頰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
李約上疏斥均爲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元和三年

唐書傳三十三
十一
入爲尚書右僕射判度支旨唱授按送印皆尚書郎爲之
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
答拜時以爲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以財吝權倖任將相凡
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
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吏哉
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歿師德奉使
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
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

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
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
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
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
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
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
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
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
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更封譙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摠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

汙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司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二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鷲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子陳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爲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爲僕射破睦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其徒爭言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衆兇懼不肯用司功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執不持久義玄乃署玄籍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謀數千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耶誰肯死敕去之由是衆爲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

大夫義玄有童句學先儒疑謬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條分節解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武后爲皇后義玄贊帝決又以后旨按長孫无忌等誅之終蒲州刺史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后持政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戶二百子神基襲爵

神基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酷吏所構流嶺南中宗初稍用爲大理卿弟神慶舉明經武帝時累遷萊州刺史入朝待制億歲殿奏事稱旨后以歷官有佳政且其父於己有功擢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爲之今授卿宜知所以委重者乃親

爲按行圖謀日而遣神慶始至有詔改錢幣法州縣布下
俄而物價湧昂百賈驚擾神慶質其非于朝果豪猾妄爲
之后喜下制褒美初州隔汾爲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堞
合而一之省防禦兵歲數千神基旣下獄馳赴都告變得
名見后出具獄示之神慶爲申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欽州
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
子封魏縣子是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
東宮詔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
內出龜以合之况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玦此誠重慎
防萌之意不可不察也慮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

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王
契詔可尋詔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宮歷司刑卿劾
張昌宗獄頗闊略不盡神龍初昌宗伏誅坐流欽州卒五
王得罪緣昌宗被流者皆詔原雪贈神慶幽州都督

神慶子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中
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
疑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祕書監潘肅聞之泫然曰
古遺愛也琳長子儼諫議大夫其群從數十人自興寧里
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
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祭戟世號

三戟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總麻喪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卽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爲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但假貸以還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

史大夫封鄭縣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匿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溇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左補闕戴令言賊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爲長社令士愈

唐傳三十四
四
蚩譟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穀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俄檢校右庶子中宗立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師留守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侍中鄭國公賜實封戶二百爲順天皇后奉冊使武三思誣陷王同皎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抵同皎死衆以爲寃復拜中書令監脩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恭

第季昭中茂才第爲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附馬都尉薛紹兄顛爲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放于沙州赦還爲懷州司馬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爲輿馬豪侈事仕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實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媚爲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何奢而人

或謂爲國奢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答曰佳吏在僥倖去故辦聞者皆笑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貴位爲素議所斥名稱盡矣韋后敗斬妻獻其首貶濠州司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故名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閔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再遷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已附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爲金仙玉貞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鎔諫曰公位上矣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

瓦才雜廁工匠間使海內何所贍仰乎不答督善益急時語曰前作后國奢後爲主邑永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歲無所事帝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爲左御史大夫于時歲犯左執法術家又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爲安國寺奴不許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脩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旣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然生平所得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數石而已性諂詐善諧結權貴官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

者誤爲之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
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柰何繩之傳弓曰王綱懷矣
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懷貞猶固止之傳弓
者鉅鹿人忠謇士也終司農丞懷貞從子兢字思慎舉明
經爲英王府參軍尚乘直長調鄴令脩郵舍道路設冠婚
喪紀法百姓德之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會祖丕後梁南弘農太守梁
亾入隋居河東之汾陰故爲蒲州人父及仕魏王泰府與
謝偃等撰括地志楚客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哲美
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泰客垂拱中勸武后革

命進爲內史而弟晉卿與羽林兵後兄弟並坐姦賊流嶺
外歲餘泰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官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僭侈過度爲
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稍爲豫
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賜邵王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爲
太僕卿郢國公武三思引爲兵部尚書以晉卿爲將作大
匠節懿太子敗逃于鄆被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
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
訥爲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爲金河郡王而

其部闕噉忠節賂楚客等罷之逆者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晉卿專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為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為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晉卿同誅楚客性明達武后時降突厥查實力吐敦者部落在平夏會遣書至言吐敦反楚客為兵部自外郎后召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言其為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狡悍與吐敦

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為之然無能為俄一而夏州表默子劫部落北奔為州兵及吐敦所禽後張仁言且請築三城議者或不同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冒干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陛下為周王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為皇太子是在周興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昌帝業二也讖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年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內出瑞霧八也起則天為一

世聖朝為二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曆乃三千餘年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知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內畜逆謀故卒以敗晉卿髭貌雄偉聲如鐘雖不學然性倜儻垂拱後武后任之宮苑閑殿內外衆作無不總開中獄造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為人魁岸髭長數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繇是款昵進為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誦

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召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段與楚客並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紉字叔良少通經頗著書質諸家疑異明人張後胤既顯宦薦于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欽明擢明經為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中英才傑出業奧六經等科拜著作即為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封魯國公食實封戶三百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已敬暉等皆從受周官大義

朝廷尊之以匡親忌日為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州
刺史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
業郭山暉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
祭宗廟曰享太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
預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
祭祀則共又九嬪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然則后當
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玄稱闕狄后助王祭羣小祀服
小祀尚助况天地哉闕狄之上禘禴狄三服皆以助祭知
禕衣助大祀也王之祭服二曰先王裘冕先公鷩冕故后
助祭亦以禕衣祭先王禴狄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

以明彼反三隅也春秋外傳禘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
春其粢世婦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祭統曰祭也者必
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
已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
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因經誼制儀
典帝雖不睿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士唐紹蔣
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上無皇
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議
曰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圭以祀地司几筵設
祀先王昨席內宗掌宗廟祭祀傳曰聖人為能饗帝春秋

祭祀以時思之此祀天稱享享廟稱祭也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爵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尊之卒爵祭天不裸則九嬪贊瑤爵容廟稱大祭祀也欽明据大宗伯之職以謂后有祭天地之理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帥執事而卜宿視滌濯泣玉鬯省牲饌奉五齊制大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直王后祭廟一凡耳若當助祭天地應不列重凡且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助祭天地語有如助祭天地誰當贊佐者是則攝薦爲宗廟明甚內司服掌后祭服無祭天服禮家說曰后不助

祭天地五岳故無其服又言后有五輅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饗諸侯以安車朝夕元王以翟車采桑以輦車游宴按此无祭天車明甚然后助王祭天地古無聞焉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椅掣帝奪政事即傳欽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爲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奉豆籩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眈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山暉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放今聖德中

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暉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澡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後徙洪州都督入為崇文館學士卒

山暉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脩文學士詔徧為伎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暉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鸞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暉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咨賜服一稱其後

與欽明僻論阿世不能終其守久之復拜國子司業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為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豔妻郊見上帝腥德播聞享胙不終蓋與少正卯順非而澤莊周以詩書破家者同科獨保腰領歿家簣寧不幸邪後之託儒為姦者可少戒云

王與者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宗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靡神不祈與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為祠祭使與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太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與乃用之肅宗立

唐書卷三十四
三
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
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
願治璵望輕無它才不爲士議諧可旣驟得政中外悵駭
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專意它議不能
奪帝嘗不豫太一建言崇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
下各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賂遺狼
籍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狹不法馳
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鏞不啓震怒破鏞入取
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
旣以聞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罷璵爲刑部尚書又

出爲淮南節度使猶兼祠祭使徙浙東召入再遷太子少
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懷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
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禎者以術士顯廣德初
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
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
伏羲女媧等各爲堂皇給百戶掃除又即義扶谷故泐祠
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錢人不堪命昭應
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
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人祈福福不至而
人已困又違神虞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

宜然安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為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湫者龍所託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官廟春秋彙祭比復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曲直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即劾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罔天聽負抱塗楷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恣災孽並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鎮忼慨有名士也仕至司門郎中瓊曾孫搏別傳

列傳第三十四

諸夷蕃將傳第三十五

唐書一百一十

宋祁奉

勅

撰

史大柰本西突厥特勒也與處羅可汗入隋事煬帝從伐遼積勞爲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於樓煩高祖興太原大柰提其衆隸麾下桑顯和戰飲馬泉諸軍却大柰以勳騎數百背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平長安以多賞帛五千匹賜姓史從秦王平薛舉王世克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積前役賜侍女三雜綵萬段貞觀初擢累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食封戶三百卒贈輔國大將軍

唐書列傳三五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本北燕馮弘裔孫弘不能以國
下魏亡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弘已滅業留
番禺至孫融事梁爲羅州刺史子寶聘越大姓沈氏女爲
妻遂爲首領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隋仁壽初盎爲宋
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
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即
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拜漢陽太守從煬帝伐遼東遷
左武衛大將軍隋亡奔還嶺表嘯署酋領有衆五萬番禺
新興名賊高法澄洗寶徹等授林士弘節度殺官吏盎率
兵破之寶徹兄子曰智臣復聚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輒

釋胄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委戈袒而拜賊遂潰禽寶徹
智臣等遂有番禺蒼梧朱崖地自號總管或說盎曰隋李
崩蕩海內震騷唐雖應運而風教未孚嶺越無所係屬公
克平二十州地數千里名位未正請上南越王號盎曰吾
居越五世矣牧伯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貴
如我希矣常恐忝先業尚自王哉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
祖析爲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國高州總管
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彧爲東合州刺史
盎徙封耿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召右武衛
將軍蘭謩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創夷

未復大兵之餘疫癘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爲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爲辱且盜不及未定時略州縣搖遠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盜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諧喻盜盜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時暮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盜可擊狀帝不許罷之五年盜來朝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獠叛詔盜率衆二萬爲諸軍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盜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盜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帝詔智戴還慰省賞予不可計奴婢至萬人盜善爲治閱簿最撓姦伏得民懼心卒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都督子三十人○智戴知名勇而有謀能撫衆得上死尤會帥皆樂屬之嘗隨父至洛陽統本部銳兵宿衛煬帝弒引其下逃歸時盜賊多嶺嶠路絕智戴轉戰而前至高源俚帥脅爲謀主會盜至智戴得與盜俱去後入朝帝勞賜加等授衛尉少卿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本柔擊之勝帝奇其對累遷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督○盜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時遣御史許瓘視其貲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袪執瓘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璟驗訊璟至卑辭以結之委罪

於墮子猷喜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歸璟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歛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頡利數用兵社尒諫弗納貞觀元年鐵勒回紇薛延陀等叛敗欲谷設於馬獵山社尒助擊之弗勝明年將餘衆西保可汗浮圖城會頡利滅西突厥統葉護又死奚利必咄陸可汗與泥孰爭國社尒引兵襲之得其半國有衆十餘萬乃自號

都布可汗謂諸部曰始爲亂破吾國者延陀也今我據西方而不平延陀是忘先可汗非孝也事脫不勝死無恨酋長皆曰我新得西方須留撫定今直棄之遠擊延陀延陀禾禽萊護子孫將復吾國社尒不從選騎五萬討延陀磧北連兵十旬士苦其久稍潰去延陀縱擊大敗之乃走保高昌衆纔萬人又與西突厥不平由是率衆內屬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尙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賜高昌寶鈿刀雜綵千

段詔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擐去
復戰所部奮厲皆有功還擢兼鴻臚卿二十一年以崑丘
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
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師次西突厥
擊處蜜處真敗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茲震恐進屯
磧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驍衛將軍曹繼叔次
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陽郤土悉兵逐北威
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余因拔都城王輕騎遁社余
留孝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王據大撥換城嬰險
自固社余攻凡四十日入之禽其王并下五大城遣左衛

郎將權祗甫狗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宜諭威信
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二
百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
用多飾金玉以遺社余社余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
問人矣帝崩請以身殉衛陵寢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
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
葱山諡曰元子道真歷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爲邏娑道
副大總管與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爲論欽陵所敗
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爲民

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蘓尼失子也資清謹以功擢左屯衛

將軍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卒贈鎮軍大將軍諡曰貞陪葬昭陵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親近帝遂免死中思力諫曰陛下爲四海父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爲止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打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

南思力示羸不與确賊深入至百又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磧北而歸復從江夏王道宗破延陀餘衆與平吐谷渾詔尚九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多赦不誅流舊州主請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以思力爲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贈思力勝州都督諡曰景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末爲莫賀咄特勒以地近吐谷渾隘陜多癘暍徒去熱海上何力九歲而孤號大俟利發貞觀六年與母率衆千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甘涼二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九

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赤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爲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鬪士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搗其牙斬首數千騎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及還帝責問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詔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與討高昌平之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爲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土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距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毗

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旣許之叵柰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携貳不及二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狠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判外携不戰而禽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失自立國中亂如其策云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自爲傅藥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驪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况於人乎卒捨之俄以崑丘道總管平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永徽中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祿卑失五姓叛寇延州陷金嶺略蒲類詔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八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攀崑而上急攻之賊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躡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六十

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蜜時健侯斤合支賀等以歸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邠國公顯慶中爲沮江軍行軍大總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綠水蓋蘇文遣男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兵合何力引兵謀而濟賊驚遂潰追奔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脫身走有詔班師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五百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諭曰朝家知而註誤遂及翻動使我貫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特勒等二

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誅之餘衆遂安士卒道死者今所在收瘞蠲護其家未幾蓋蘇文死男生爲弟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靺鞨數萬衆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乘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辱夷大行二城克之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揔章儀鳳間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詔周王爲洮州道相王爲涼州道行

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毅始龍朔中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荅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子明字若水襦裸授上柱國封漁陽縣公年十二遷奉輦大夫李敬玄征吐蕃明爲栢海道經略使以戰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襲封賜錦袍寶帶它物蕃夥擢嫡子三品官再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韃山誘附二萬帳武后時明妻及母臨洮縣主皆賜姓武以左爲揚衛大將軍卒年四十六贈涼州刺史謚曰清明

喜學長辯論子聳襲爵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爲百濟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云蘓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縱兵大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遁去嘯合逋亡依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一百餘城龍朔中高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軌降累遷左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儀鳳三年從李敬玄劉審禮擊吐蕃審禮敗敬玄欲引還阻泥溝兵不得出賊屯高獸官軍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酋跋地設棄軍走帝歎其才擢左武衛

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賜金帛殊等進爲河源軍副使調露
中吐蕃使贊婆等入寇屯良非川李敬玄之敗常之引精
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
去即拜河源道經略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
守而運饗須廣乃斥地置烽七十所墾田五千頃歲收粟
斛百餘萬由是食衍士精戍邏有備永隆二年贊婆營青
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悉燒糧廩獲羊馬甲首不貲詔書
勞賜凡涖軍十年吐蕃憚畏不敢盜邊封燕國公垂拱中
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
方探甲常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衆散

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
救至遂夜遁久之爲燕然道大總管與李多祚王九言等
擊突厥骨咄祿元珍於黃花堆破之追奔四十里賊潰歸
磧北會左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欲窮追要功詔與常之
共計寶璧獨進爲虜所覆舉軍沒寶璧下吏誅常之坐無
功會周興等誣其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反捕繫詔獄投
縲死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箠或請罪之答曰何
遽以私馬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貲及死人皆
哀其枉

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內

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祿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貢以其部爲燕州授總管劉黑闥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書秦王請節度以戰功封耆國公徙部居昌平高開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擊敗之貞觀初進右衛將軍賜氏李卒謹行偉容貌勇蓋軍中累遷營州都督家童至數千以貲自雄夷人畏之爲積石道經略大使論欽陵衆十萬寇湟中候邏不知士樵采半散謹行聞虜至即植旗伐鼓開門以伺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三年破吐蕃於青海墜書勞勉封燕國公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爲先人遷

中裏小兄猶唐謁者也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男生主之進中裏位鎮大兄久之爲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部而弟男建男產知國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已將除之建產未之信又有謂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謀往男建捕得即矯高藏命名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內城率其衆與契丹靺鞨兵內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苾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授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帝又命西臺舍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

金釰七事明年召入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廷寵遷遼東大都督玄菟郡公賜第京師因詔還軍與李勣攻平壤使浮屠信城內間引高麗銳兵潛入禽高藏詔遣子齋手制金皿即遼水勞賜還進右衛大將軍卞國公賜寶器宮侍女二馬八十儀鳳二年詔安撫遼東并置州縣招流冗平歛賦罷力役民悅其寬卒年四十六帝爲舉哀贈并州大都督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之謚曰襄勒碑著功男生純厚有禮奏對敏辯善射藝其初至伏斧鑕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命宰相南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輔獻誠獻誠讓右玉鈴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固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爲耻不如罷之后嘉納來俊臣嘗求貨獻誠不答乃誣其謀反縊殺之后後知其寃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改葬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漚遠至多祚驍勇善射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衆室韋及孫萬榮之叛多祚與諸將進討以勞改右羽林大將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縶可動以義乃從

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日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變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尚何在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東之遂定謀以敬暉李湛爲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后病卧顧湛曰我於而父子不薄亦豫是邪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食實戶八百子承訓爲衛尉少卿湛遷

大將軍封趙國公食實戶五百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監察御史王覲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輦帝曰朕推以心腹卿勿復言崔玄暉等得罪多祚畏禍及故陽厚韋氏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先至玄武樓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宮闈令楊思勗方侍帝即挺刀斬其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兵因沮潰多祚爲其下所殺二子亦見害籍沒其家景雲初追復官爵并宥家屬

湛者義府最幼子字興宗沈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河間郡公武后徙上陽宮留湛宿衛

頃之復爲右散騎常侍賜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刺史歷
洺絳二州累遷左領軍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幽州都督
初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爲中興功臣世不以其
父惡爲貶云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聖曆二年弓仁以
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鈴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
龍三年爲朔方軍前鋒游弈使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弓
仁以兵出諾真水草心山爲邏衛開元初突厥九姓亂弓
仁引軍渡漠踰白檉林收火拔部喻多貞種洛降之跌跌
思太叛戰赤柳澗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時賊四環之

衆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出人服其壯凡
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田等列莫與比累遷
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玄宗遣上醫馳視卒年
六十六贈撥川郡王謚曰忠孫惟貞

惟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爲左武衛將軍肅宗
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閩旬衆數萬從還鳳翔遷
光祿卿爲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史思
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貞請銳
卒數千鑿數門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表爲開府儀
同三司光弼討史朝義以惟貞守徐州賊將謝欽讓據陳

乃假惟貞潁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封蕭國公實封百
戶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將軍爲英武軍使卒
尉遲勝本王子于闐國天寶中入朝獻明玉良馬玄宗以宗
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
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祿卿安祿山反勝使弟
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爲質
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進驃騎大將軍
遣還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實封百
戶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旣留乃穿築池觀厚賓客士大
夫多從之游從德宗至興元爲右領軍將軍歷睦王傳貞

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
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
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人睦府除徒仄
王傳卒贈涼州都督

尚可孤字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世處松漠間天寶
末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復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賊所歸
累授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爲神策大將以功試
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一百五十魚朝恩主衛兵
器其勇養爲子名智德使將兵三千屯扶風武功歷十餘
年隊伍閑整朝恩死詔贈氏李名嘉勳李希烈叛擢爲招

討應援荆襄使復本姓名累戰有功朱泚之難召可孤可
孤率兵三千道襄鄧而西屬賊兵銳乃壁七盤偽將仇敬
忠等來寇可孤擊却之遂收藍田德宗將遷梁州命引兵
守灞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招討使敬忠拒戰可
孤急擊斬之進軍與李晟收長安爲先鋒以功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二百又會諸軍進討李懷
光次沙苑卒于軍贈司空可孤性謹審沈壯既有勲勞未
嘗自論功御衆公嚴晟數稱之

裴玠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封
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玠初事金吾將軍論惟明爲
僚力德宗在奉天以功封忠義郡王從惟明鎮郾坊署牙
將後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作亂玠獨
匿不出遲明禽朝宗以待命有詔并軍司馬崔略斬之以
同州刺史劉公濟領節度擢玠爲司馬踰年公濟卒乃授
玠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西道玠爲治嚴稜爲遠權勢
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
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
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節
贊曰夷狄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鷲挺不可遷蓋巧不
足而諒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

功績光明爲天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顏輩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列傳第三十五

郭二張三王蘇薛程唐列傳三十六

唐書一百一十一

宋祁奉

勅

撰

郭孝恪許州揚翟人少有奇節不治貲產父兄以爲無賴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穎多奇士不謬也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楊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詔與勣經略武宰以東所定州縣委以選補竇建德之拔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討曰土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德悉衆遠來糧餉阻絕殆大亡時也若固守武宰以軍屯水逐機應變禽殄必矣王然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宮語諸將曰孝恪策禽賊王長先下漕

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國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光祿大夫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吳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馬蒼生口七百還馬蒼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錫山道夜襲其二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聖書褒勞俄拜崑崙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志今亡在外

勢必爲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內胡爲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鬪中流矢卒子待詔亦歿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爲舉哀高宗卽位追還官爵贈待詔游擊將軍賻物三百段次子待封官左豹韜衛將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爲民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郡公威孫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彊每有求取所

遣書輒稱詔救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旣平突厥有私結部者窮歸於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積北者新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爲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勤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贏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節度使契丹奚霫靺鞨諸蕃切眇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略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略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爲畏懦召還見洛陽宮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并久不進狀帝悅拜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爲六軍前鋒時高麗候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院城郡公後改東夷校尉官爲都護府即以儉爲都護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謚曰密儉兄太師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僅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卒贈荊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儉兄弟

三人門皆立戰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爲王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垠既完牆屋燎松丸墨爲富家主薨還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爲皇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豪脅息徙瀚海都護司馬坐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蒲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纒布哭彭越義也

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塹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建樓堞斯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致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簿其贏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金活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匄奏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爲廷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夾蕃戎之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

車簿啜叛圍弓日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
俄而三姓啞麴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脅引
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內應方翼悉
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譟
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啞麴等皆驚潰烏鶻引
兵遁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
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
舟而冰一昔合時以爲祥西域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
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耜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
順賴明年召方翼議西域事引見奉天宮賜食帝前帝見

衣有汗濯處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
之賜賚良厚俄而妖賊白鐵余以綏州反詔方翼與程務
挺討之飛擄擊賊火其柵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
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
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
后時王后屬無在者方翼自視功多異不坐而后內欲因
罪除之未得也及務挺被殺卽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獄
流崖州卒于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
叔琬齊名子珣字伯玉與兄璵弟璿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天授初珣及進士第應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

因進見武后召問刑政嘉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爲河南丞武三思矯制貶臨川令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許州長史歲旱珣時假刺史事開廩振民卽自劾玄宗赦之累遷工部侍郎而璿至中書舍人珣嘗爲秘書少監數年而璿繼職終右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謚曰孝子錡天寶中歷右補闕殿中侍御璿子錡自有傳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後徙始平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楊公卿

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鼓馬二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再遷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軍臨清縣公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陣

唐書卷一百一十六
間被甲而趨賊來卽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
是馬癘卒勞無闔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
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爲大將而闔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
乃得專之理不其然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怛篤
城有胡人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
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
太宗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爲民擢定方伊麗
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濶爲副出金
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降定方
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

千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
攢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
其亂擊之虜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
進五弩失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
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濶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
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
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
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
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收定方縱殺破其牙下數千人
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

魯以還由是脩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皆唐之州縣
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
衛大將軍邢國公別封子慶節為武邑縣公會思結闕俟
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
叛詔定方還為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堞馬頭川
定方選精卒萬騎二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
驚戰無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
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
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葱
嶺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鉅鹿三百戶遷左武衛大將軍出

為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
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
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
趨真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郭王
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為王
率眾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為
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
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
將彌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
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加

唐書卷之四十一
慶節尚輦奉御未幾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沮江奪馬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之責謂侍臣曰定方於國有功當褒贈若等不言何邪乃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謚曰莊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會郎將劉君邛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

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衆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上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關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

以御馬蘇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孰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孰請隨軍効死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二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麗大將温沙多門戰橫山仁貴獨馳入所射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擒之俄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詔副

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者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素小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出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禽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哀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嘗軍賊相率遁去有候騎言虜輜重畜牧地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馳絕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糧蓋還人飢相食比入塞餘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爲

妾多納賊遺為有司劾奏以功見原乾封初立四營泉男生
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侃往慰納弟男建率同四人拒弗納
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為虜襲仁貴擊之斬
數百級同善進次金山峒虜不敢前高麗乘隙進仁貴擊
虜斷為二衆即潰斬馘五千拔南蘇木底蒼巖取三城遂會
男生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法以餘城諸將
以兵寡勸止仁貴曰者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破殺
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它四
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西與劉仁軌
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西大都護移治

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特任職喪崇節義高麗士衆
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為邏娑道行軍大總
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嘗
為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
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
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
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齊
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
後接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東
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

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
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而
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
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
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徵卿我且爲魚前日
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尚在烏海城下縱虜不
擊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絕卿
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
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
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

復生仁貴脫兜鍪誓死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稽顙
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
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官給恩
護喪還鄉里

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
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
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
得罪亦止後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
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醜虜馮暴以盧陵王藉
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

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詔訥爲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允見慰勞明年契丹突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賓客議方暑士負戈羸糧深討慮恐無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饗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不如約爲虜覆盡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

宜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入人有詔斬以徇獨賓客免盡奪訥官爵俄而吐蕃大酋全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剽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王峻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角劫之破其衆尾北至洮水又戰長城堡殺鹵數萬禽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貲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命紫微舍人倪若水郎軍陟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以子暢爲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爲朔方行軍大總管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性沈勇寡言其用

兵臨大敵益壯弟楚玉開元中爲范陽節度使以不職廢
生子嵩

嵩生燕薊間氣豪邁不肯事產利以膂力騎射自將豫安
祿山亂晚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長驅河朔
嵩震懼迎拜軍門懷恩釋之奏爲檢校刑部尚書相衛名
邢等州節度使方大亂後人亦猷禍嵩謹奉職頗有治名
大曆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戶號其軍爲昭義遷檢校
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太保詔其弟嵩知留後
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爲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
田承嗣嵩奔洛州請入朝降服待罪銀臺門赦之乃分其

地以嵩族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衛州刺史馭洛中刺史承
嗣誘雄亂不從遣客刺殺之初嵩好蹴踘隱士劉鋼勸止
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畧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嵩子
平

平字坦塗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留
務僞許之已而讓粵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
年宰相杜黃裳擢爲汝州刺史治有風績王師討蔡繇左
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瓠子東泛
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左裴
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

者易以它地疏道二十里以醜水旱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未幾復帥鄭滑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為平盧軍徙平為節度使王庭湊圍牛元翼棣州危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餽餉陋狹眾潰而歸推突將馬士端為帥劫屯士萬人薄州堞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斬堂皇下脅從皆縱還田里威震一方詔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兵鎧完礪徭賦均一寶曆初入朝民郵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

中終隰節度使復得隸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子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瀘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儲粟半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櫟為賑卹使櫟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程務挺洛州平恩人父名振隋大業末仕竇建德為普樂令盜不跡境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經略河北卽夜襲鄴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合閼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鄴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洛州名振與

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爲賊所得名振率衆千餘掠冀
貝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餉具黑闥怒殺其母
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拜營州長史封東平郡
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轉洛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
問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
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
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右驍衛將軍平
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爲名
將遷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擊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
歷晉蒲二州刺史鏤方道總管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
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中郎將破
六萬騎於雲州會僞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文暉等
三將以次奔敗詔裴行儉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
時伏念屯東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
懼乃問道降于行儉故裴炎以爲非行儉功遷務挺右武
衛將軍封平原郡公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城平叛建僞
號署置百官進攻綏息大斌殺官吏火區舍詔務挺與夏
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進左驍衛大將軍
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虔勗等豫廢
中宗立豫王爲皇帝累被褒賚以左武衛大將軍爲單于

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之素與唐之奇林永仁善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援結后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卽軍中斬之籍其家突厥聞務挺死率相慶爲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劉審禮討吐蕃孝傑以副摠管戰大非川爲虜執替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武后時爲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西境在四鎮

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須孝傑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清源縣男證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碇石谷與賊接道隘虜衆孝傑率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以其軍退援不至爲虜所乘軍潰孝傑墮谷死士相蹂且盡初進軍平州白鼠書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時張說以管記還白狀后問之說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深入以少當衆雖敗功可錄也乃贈夏官尚書耿國公

以其子無擇為朝散大夫遣使者斬宏暉使未至而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為後周驃騎大將軍休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為吳王府典籤改營州戶曹叅軍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獨護山數載多遷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

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略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騎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

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
既宴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
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爲右武威金吾二
衛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
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畫所當施行者旣而邊
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尚書
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誚楊再思李嶠楊再思等曰休璟練
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
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時中
宗爲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啓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

禁闈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召授輔國大將軍同
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
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賜邑戶三百
封宋國公是歲大水上疏自劾免不許累遷檢校吏部尚
書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
品監修國史景雲初以特進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
停舊封別賜百戶明年復請老給一品全祿延和元年卒
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謚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
碣石踰四鎮其間縣地幾萬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
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賜其族

又出財數十萬大為塋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張
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
患始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尚宮方
用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為子娶其貳女故復起宰相頗
為時議訾其當國亦無它毗益云子先慎至陳州刺史先
擇為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直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文
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乃彌
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
子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為吐刺軍總管

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坐免擢仁愿
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
圖先鋒當矢石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為右肅
政臺中丞詔仁愿即敘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
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
貶為崇仁令以仁愿代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
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
問賜藥注傳遷并州都督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
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齒積府門
畿甸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

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
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賊已
去引兵踵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
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
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
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
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
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
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
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

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
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
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曲敵
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
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
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
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
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爲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遷鎮軍大將
軍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尚書稟祿全給開元二年卒贈
太子少保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

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
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朔方奏用御
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鄆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
微分總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
隨機皆稱著後至大官世名仁愿知人子之輔至趙州刺
史張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
節度使

王峻滄州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爲長安尉知名峻少
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與吾宗長豪曠不樂爲銜
檢事擢明經第始調清苑尉歷除殿中侍御史會朔方元

帥使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誅峻以
忠偏裨權不己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
免忠出爲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崇節帥
峻未峻始築羅郭罷以卒填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
百姓賴之後求歸上氣州人詣闕留有詔桂往罹寇暴戶
口彫瘠宜即留以須政成在桂踰暮年人丐刻石頌德初
劉幽求故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欲必殺之道出峻所峻
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曰執且難全正恐
累君奈何峻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絕峻在終不忍公無罪
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復執政故詔幽求爲刻石辭遷鴻

臚少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
並授節度進太僕少卿龍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以精
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至達延以兵踵而前駿率
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
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
死者萬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
亘一舍而近駿往迎訥夜使壯士衝枚鑿突虜駭引去追
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清源縣
州都督以子班爲朝散大夫又進并州都督長史
然爲拔或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

殺繼降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其
部落無間也延僚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
罅久必爲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
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
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
福啗以金縉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
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
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
置沙漠之西城傍編更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
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

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雖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駿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

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降城之鄙潛引突厥內擾駿密言上盡誘而誅之拜兵部尚書復爲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玄宗以宮人賜知運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駿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賣已乃復叛駿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吏部尚書太原尹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

唐書傳三十六
三四
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追會大禮駿以冰壯請留將兵待
邊手勅慰勉會有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駿詔源
乾耀張說雜訊無狀以黨與貶蘄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戶
部尚書爲朔方軍節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曰忠烈駿
氣兒偉特時謂爲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
壹吏人畏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駿獨上疏申治宋璟曰
魏公全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
辨雖死弗悔駿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
時士咸見駿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戶部郎中
陽伯成上疏請封駿墓表異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駿

廟進諸子官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牙
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關獵取其國由鹿豕然可
謂選值其材歟夫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
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疆所不能邪據功名之地則
綽綽矣

列傳第三十六



林則大...

...

...

...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國朝' (Guochao), overlaid on the page.

